

海南硕儒，岭表伟人 身后美名存青史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钟一

■ 硕儒潘存

张之洞 1889 年年底调任湖广总督之后，潘存的经历亦见于潘为渊采录的《钦加四品衔宣付国史馆户部候补主事潘先生学行事实》：“适广东廉访使长白额公玉如，雷琼观察使朱公亮生，知其品学兼优，忘分投契。额公远在省城，不能常晤，朱公则数月必一见。于地方民生利害，知无不言，绝无一语及私。琼、文二邑往来之通衢，崎岖难行，请于朱公令营勇修治，百里内化为坦途，行人感戴。”

“朱公亮生”即朱采（1833—1901 年），字亮生，号云亭、眼仙，浙江嘉兴人，同治三年（1864 年）优贡生，光绪九年（1883 年）出任山西汾州知府。在海南的吏治历史上，最让人感佩的，非朱采莫属。

题联海南第一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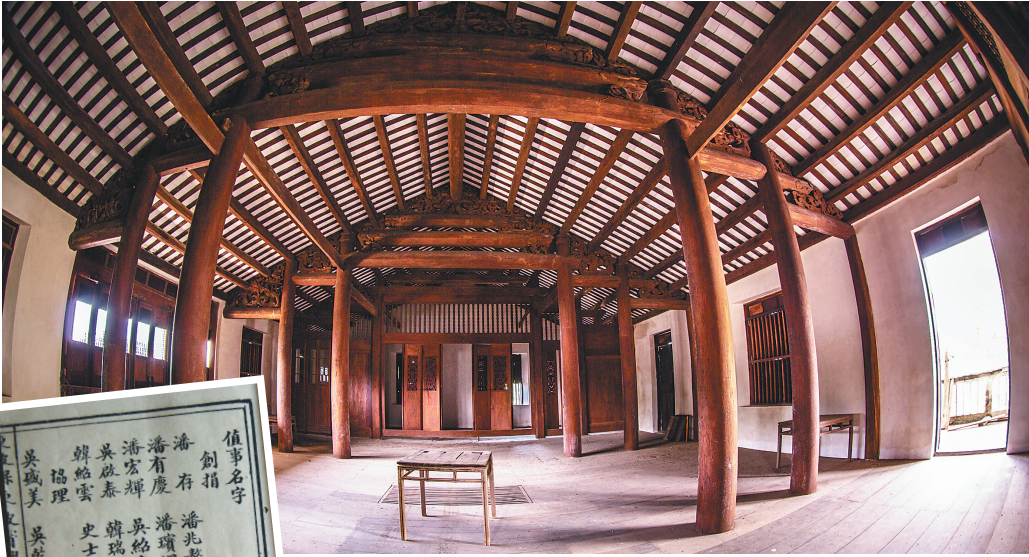
中法战争后，本来就对琼州吏治极为不满的张之洞，在《密陈琼防人才片》中说：“臣悉心思索，查有山西汾州府知府朱采，廉劲果毅，勤朴耐劳，器识甚闳，志趣甚远，久在北洋，深通洋务。臣在晋时，深悉其才，其所区画设施，既不为浅陋凡近之图，亦绝无蹈空粉饰之弊。现在琼事紧要，如蒙天恩破格擢用，畀以事权，必能披榛辟莽，为国家完此奥区，粤防大局亦得犄角无虑，实于边海皆有裨益。”

随着“廉劲果毅，勤朴耐劳，器识甚宏，志趣甚远，久在北洋，深通洋务”的朱采的到来，我们就看到海南地方志上诸如“海南第一楼，光绪十五年（1889 年）巡道朱采建，祀唐李德裕、宋李纲、赵鼎、胡铨、李光五公于楼上”的记载。

在海南，可能没有哪一处历史遗存穿越时空，连结海外与中原，让人徜徉其间感慨万千；也可能没有哪一座文化坐标承前启后，固结民族大义与家国情怀，让人整理思绪感奋不已。它就是僻居海外的海南“五公祠”，一个被称为“海南第一楼”的地方。

“五公祠”是怎么来的？徜徉于海南历史的长河，可以清晰发现其脉络，它源于苏东坡，兴于张之洞，成于朱采。

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（1888 年 1 月 17 日），时负盛名的两广总督张之洞巡洋到琼，他乘坐新造的广甲兵轮抵达海口港，随即登岸视察。就是这次“南巡”海南十多天后，仍在出巡途中的张之洞，1 月 30 日致电雷琼道朱采、儋州知州徐玮文，让他们查探苏东坡居琼时之甘泉“洞酌亭”遗址，并拟筹款建祠，以彰先圣。他在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



潘存晚年创建的溪北书院保存较为完好。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



潘存返琼后热心乡土教育事业，不但牵头创建溪北书院，还带头创捐宾兴助学。 海南日报记者陈耿 摄

八日酉刻由港发《致琼州朱道、徐守》中这样说：“苏文忠居琼日有洞酌亭，在今府城内，泉甚甘，遗址今尚存否？即查明速覆。拟筹款建祠，以章先贤。”其中“筹款建祠，以章先贤”，在在流露张氏的忠臣之心。

“洞酌亭”是海南纪念苏东坡的重要遗迹。2 月 8 日，朱采、徐玮文即回电禀报：“洞酌亭在城北不远，上为苏公祠，下临苏泉，泉甚甘，外江人官此者，均汲此泉以饮，剖竹符调水，步公故事。祠虽颓废，而规模尚存，重修经费不过千金，职道等力所能及，俟明春开工，再行具报。职道采、卑府玮文禀。”

时间再过 10 多月，即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（1888 年 12 月 15 日），张之洞致电朱采询问苏公祠修建进展情况：“苏祠竣工否？可修治闳整，鄙人捐千金，并仿局筹闲款千金助工。祠内可多建一院，并祀历代谪琼名贤。”张之洞既要求朱采他们将苏公祠修治宏伟严整一些，又提出“多建一院”，以祀历代谪琼名贤，这便是雷琼道朱采衔命修建“五公祠”的由来。

回到潘夫子，今天我们看到海口“五公祠”中那匾传遍天下最负盛名的楹联，就是他的杰作：

唐嗟末造，宋恨偏安，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；

道契前贤，教兴后学，乾坤有正气在此楼中。

潘存的这副对联，把唐宋

历史及建祠意义尽纳其中，赞扬了五公的浩然正气，可谓笔力如椽，长期来为中外游客所称道。不少学人认为，上联对唐宋统治者满腔怨恨而无怒态，下联对被贬“五公”品德为人赞叹有加而不外露，充分地表达了海南人对“五公”气节的景仰之情，确为不朽之作。

潘存为“五公祠”拟的联还有：“东坡之外有五子，大海以南第一楼。”又联：“万里投荒开地脉，千年崇祀见天心。”

每每读这些震荡心田的佳句，怎么都不相信这是出自一个自叹“生平百不如人”的老夫子之手。

朱采深知潘存品学兼优，他们交往“忘分投契”，数月必一见。潘存对于地方民生利害知无不言，而无一语及自己。琼山与文昌往来的道路崎岖难行，他请朱采令营勇修治，使百里之内化为坦途，行人感戴。

朱采对他与潘夫子交往的感受是，“海外论交，几更岁月。每聆清诲，倍益倾心”。正如朱采的《与孺初书》所言：

孺初尊兄先生阁下：海外论交，几更岁月。每聆清诲，倍益倾心。敬维德与年增，福随日永。琴书乐道，唱鸾飞鱼跃之机；童冠来游，领沂水春风之趣。德辉在望，怀想盈襟。弟忝任巡方，愧无成绩。阳春九十，数明媚之韶光；烟景三千，望迢遥之琼海。附送修金二百四十两，藉备加餐，敬希笑纳。并祈惠示一切，曷胜佩纫。专此肃请道安，诸维爱照不宣。愚弟朱采顿。

身老不忘报桑梓

潘存一向仰往明代先贤丘濬，常欲发起复建丘公当年创建的“奇甸书院”，可惜有志未果。他还欲重修丘濬墓而未成。

朱采对潘存礼遇有加，潘

因乡里缺乏讲学之所，承得朱采之助，筹款在铺前建书院。书院西北面对七星峰，峰南有溪流环绕，故名之为“溪北书院”。只是这间规模宏大的书院落成之日，潘存溘然逝世，士林叹之。

溪北书院是一所四合院型建筑，古色古香，为海南清末著名书院之一，建筑面积达 3000 多平方米，全部砖瓦结构，由东西廊相连，四周以围墙环绕。书院坐北朝南，规模宏大，占地面积 20 多亩，南开山门，俗称头门，面阔三开间。两边有砖砌的侧间，上为卷棚顶，铺盖琉璃瓦。门匾上“溪北书院”四个大字，为著名书法家杨守敬所书。书院于清光绪十九年（1893 年）所建。从书院建成后至宣统三年（1911 年）间，曾聘任不少学者在此讲学，培养了大批人材。辛亥革命后一直作为学校使用至今。现保存较为完好，文昌文北中学即其旧址。

是时，朱采的《题溪北书院潘孺初先生卷施堂序》云：

孺初潘先生居京师数十年，纯固之操，当代皆推仰之。晚岁归田，不以寒蝉自处。尝营溪北社学后改为溪北书院以牖乡之人。谨按明季社学大江以南最盛，道德经济，节义文章，往往而有。先生用意，揆之昔贤，将毋同！

文末记：“清光绪癸巳年仲夏月，雷琼兵备道嘉兴朱采题。”清光绪癸巳年是清光绪十九年，即 1893 年。

朱采与潘存的情谊，赐进士出身、特授韶州府教授、南海潘履端拜撰《潘孺初先生卷施堂联》曰：“二人契心兰，一棠茷，一梓桑，缘结三生，依然殊方合节；秋留手泽，若阳春，若化雨，灵钟两大，竟使异地同堂。”联前有注“此祠公立潘先生与朱观察功牌，永祀千秋”。

落叶归根。“百不如人”的

潘夫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“岁在癸巳六月朔日，朱公告假卸篆，赴省养痾，海滨饯别，怆然欲绝。阅日旋里，中途感受热气，病势顿增，至初八日，时加戌，遂终于家，享寿七旬加六。乡里妇孺呼嗟载道，士林追慕更不能忘。”（潘为渊采录《钦加四品衔宣付国史馆户部候补主事潘先生学行事实》）

潘存去世后，朱采送《挽潘孺初先生联》曰：“海外论交，长我十年，群推硕果；道旁话别，思君半月，遽作古人。”此“道旁话别，遽作古人”，是指光绪癸巳年六月朱采告假卸篆，与潘存海滨饯别，怆然欲绝，潘归里途中感受热气，病势顿增，不久逝世，终年 76 岁。

张之洞痛失故交，他的《挽潘孺初先生联》自是不一般：“早为闾文介所知，依然户部潜郎，鸾凤独翔天海外；昨痛邓鸿胪之逝，可怜岭南贤士，龙蛇偏厄己辰年。”上联叹息潘存被阎敬铭所器识，但在京城户部做了 30 年主事，竟然没有得到提拔使用，“潜郎”指怀才不遇的人；潘存的好友鸿胪寺卿邓承修比他早逝一年，而邓与潘一样亦为张之洞所敬重，故张氏于下联发出了“可怜岭南贤士”的深沉感慨。

后世难忘潘夫子

18 年后，新任的两广总督张人骏以潘存品行高峻，学识深远，奏请朝廷，将其生平事迹，学问德行，宣付清国史馆立传，以风行于世。宣统三年（1911 年）国史馆总纂赖际熙、协修商衍鎏撰写潘存传略，兼以后人辑其诗文著作为《潘孺初先生遗集》传世，从而使潘存的学行事实得以流传至今。

张人骏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，他对潘存的评价甚高，称其“品行高峻，学识深远”，称张之洞“最敬其为人，至於怀抱之宏，议论之精，天下大势，瞭如指掌，尤为人所难及”。这是把潘老夫子推仰到至高无上的位置。诚则在国势日弱、备受欺凌的晚清时期，也只有“怀抱之宏，议论之精，天下大势，瞭如指掌”的饱学之士、爱国之人，才能提出琼崖建省的宏大设想与主张。

在潘夫子看来，海南唯有另建一省，加强建设，巩固海防，方能改变“琼岛”的落后状态，杜绝外人的觊觎之心。

从丘濬到潘存，海南人的乡土情结就是这么朴实无华。否则，海南建省的历史就不会有这么深厚的积淀。看来吾辈是注定也忘不了“潘文昌”——此潘孺初公可是张树声、张之洞、张人骏三任两广总督所推重的海南硕儒、岭表伟人！